

▲刘洪林 小说作品

找的就是你

接上期

四

燕子很快找到一处隐蔽的山洞，进去就命令高云飞：“你坐着别动，我把子弹给你取出来。”

燕子在卫生队抢救过不少伤员，她先弄来树枝生好火，又拿出随身携带的急救包，把匕首放在火上烧热。她脱下高云飞的上衣，挑开他的伤口，剜出肉里的子弹，一面给他包扎伤口一面说：“幸亏子弹打偏了，再深一点儿可就麻烦了。”

高云飞之前受过很多次伤，一点儿也不在意，还跟她开玩笑：“你这样大惊小怪，哪像个特战队队员？”燕子责怪自己：“都怪我粗心大意，我还踹他一脚，也没有发现他装死，让你平白无故地挨一枪。”

高云飞安慰她：“这也不怨你，老特务都狡猾，装死就跟真死一样，不然咋能骗过你。”

燕子麻利地帮高云飞穿好衣服，转身把皮兜子里的食物掏出来：“这回咱俩也吃个现成的，等咱们吃饱了，赶紧出去再找个山洞藏起来。”

高云飞相信她的直觉，抓起一个烩熟的土豆说：“嗯，这个山洞不能久留，咱俩快吃快走。”

燕子把吃剩下的食物又装回皮兜子，高云飞还是率先走出山洞，仔细观察周围的地形，指着南面的山谷说：“咱俩往那边走，兴许能在那边找个好隐蔽的山洞。”

燕子正打算到前面去探路，高云飞回头察看周围有没有情况，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，没想到一眼就看见有三个人顺着他们走过的小路爬上来。这肯定就是小木屋里面的特务，他赶忙带着燕子悄悄地隐藏起来。

那三个人走到山洞前面，马上警惕起来，停下脚步不敢乱动，一个特务说：“咱们是跟着他们的脚印走过来的，绝对没有错，那个男的挂了彩，他们不会走得太远，肯定是躲进这个山洞里面去了，咱们悄悄地摸进去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先干掉那个男的，再对付那个女的。”

燕子小声地责问高云飞：“你咋让他们跑出来了？”

高云飞悄声说：“他们都是受过训练的特务，确实不应该放过他们。”

燕子看见特务手里还有枪，又纳闷地问他：“你搜查过他们，他们身上咋还有枪？”

高云飞后悔没把小木屋整个搜一遍，小声地吩咐燕子：“你别分散精力，咱俩盯住他们，不能轻举妄动。”燕子说：“咱俩必须干掉他们。”

高云飞有点儿犹豫不决：“我身上有伤，打起来容易吃亏。”

燕子态度很坚决：“没事儿，他们在明处，咱俩在暗处，等他们往山洞里面走，咱俩一枪一个，剩下那个抓活的。”

高云飞说：“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”

三个特务握着手枪慢慢地向山洞口凑过来，领头的特务小声地指使一个叫王天德的特务：“王天德，你在前面走。喜子跟在我后面，咱们贴着洞壁往前走，有情况就开枪。”

王天德小心地挪到前面去，猫着腰，高抬腿轻落脚，很怕弄出响动。那两个特务也猫着腰，紧紧地跟在他的屁股后面。

燕子小声地问高云飞：“打不打？”

高云飞说：“再等等。”高云飞看见王天德摸进洞口，小声说：“你打后面那个，我打中间那个。”高云飞用手枪瞄准那个领头的特务，又小声地问燕子：“你瞄好没有？”燕子朝他轻轻地地点头。高云飞这才用极轻的声音说：“打！”

燕子一扣扳机，一枪就把叫喜子的特务给撂倒了。领头的特务老奸巨猾，听到枪声“扑通”趴到地上。高云飞右肩上缠着绷带，只好用左手开枪。那一枪居然没有打到领头的特务，等高云飞再去寻找领头的特务，领头的特务已经开枪打中高云飞的右小臂。

王天德听到枪声，慌忙贴着洞口藏起来。

燕子本来只有一把手枪，高云飞递给她一把缴来的手枪，她抓住机会对准领头的特务连开数枪，有一枪正打在领头的特务的肚子上。燕子见领头的特务半天没再露头，估计他伤得不轻，就赶紧向高云飞靠过去，一起对付王天德。

那个领头的特务趴在地上，给自己包扎好伤口，顺着枪声伸头瞧见高云飞，暗暗地瞄着高云飞，向高云飞连开两枪，有一枪打在了高云飞的胸口上。

高云飞忍着剧痛，靠着一棵大树向燕子不停地招手，燕子赶忙凑到他跟前。燕子正打算给他包扎伤口，高云飞使劲地摇摇头，从怀里摸出一个金戒指塞到她手里说：“这是我母亲戴过的戒指，我早就想送给你了。”

燕子不敢接受这么贵重的戒指，又把戒指塞到他手里说：“我先带你冲

出去，等咱俩完成任务，你再给我。”

又有两颗子弹从他们的头顶飞过去，高云飞再次把戒指塞到她手里说：“你留着做个纪念吧。”

燕子忍住战友牺牲的悲痛，咬牙向山洞口连开几枪，把特务的火力压了下去。

领头的特务倒在地上，伤势严重，却还在吩咐王天德：“那个女的快没子弹了，你快过去抓住她，咱俩回去领赏。”

王天德也给他出了个鬼主意：“你躲到石头后面，用火力吸引她，我绕到她背后，咱俩两面夹击。”

领头的特务集中精力对付燕子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燕子看见他跑动不太灵便，一枪接一枪地穷追猛打，领头的特务拼命躲闪，大腿根儿还是挨了一颗子弹。

燕子正打算再给他一枪，一扣扳机才发现，子弹全都打光了，她只好躲在大树后面隐藏起来。领头的特务听到枪声停止了，看见王天德绕到燕子的背后，扯着嗓子高喊：“她没子弹了，抓活的，抓活的！”

王天德迅速从燕子身后蹿出来，用手枪顶住燕子的后背，得意洋洋地命令燕子：“把手举起来，动一动我就打死你。”燕子无奈地举起双手，王天德立马从兜里掏出一条绳子，把她的双手拧到背后，死死地绑结实，说：“走，到山洞里面去。”

燕子熟悉山洞里面的情况，打算到里面再见机行事，路过领头的特务跟前，看见他还靠在大石头旁边不能动弹，故意挑拨离间：“你伤得这么重啊？我还以为你能走能跑呢。”

领头的特务吩咐王天德：“你去给我弄根木棍，咱俩先到山洞里面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再押她回去领赏。”

王天德走到领头的特务跟前，低下头来问他：“你都伤到哪儿了？”领头的特务指着自己的肚子和大腿说：“肚子上一枪，大腿根一枪，疼死我了，你快去给我弄根木棍来。”王天德并没理会，竟然对着领头的特务的胸口来了一枪。

五

走进山洞，王天德一眼就看见扔在地上的猪骨头，想起自己在水屋里受到的屈辱，再瞧瞧燕子，他的火气蹭地顶上脑门子，满脑子不想别的，只想抓住这个机会，狠狠地收拾燕子。

王天德也格外小心，他把整个山洞搜索了一遍，然后用手枪指着燕子问：“老实交待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”燕子早有准备，顺嘴就跟他胡扯：“我们就是种地的，到山里来采点儿山货。”

王天德说：“采山货的人能带手枪吗？采山货的人敢审问我们吗？快点儿说，你们是哪部分的抗匪？”

燕子又瞪着眼睛跟他瞎掰：“我们可不是抗匪，我们也没有见过抗匪。”

王天德问：“你们不是抗匪，哪来的手枪？”

燕子顺嘴就说：“枪是别人给的，就是那人让我们收山货，我们只不过是想换点儿钱花。”

“那人是谁？”

“我可没有见过那人，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反正是他给我们钱，我们就帮他干活儿。”

“那你们怎么跟他联系？”

“我也没有跟他联系过，都是我未婚夫跟他联系。”

“那个男人是你未婚夫？”

“我们打算再多挣点儿钱，今年年底就结婚。”

王天德猜测燕子就是抗匪，本来还想再审查她，一听说她还没有结婚，再看她那俊俏的模样，王天德把手枪插进腰里，说：“你那死男人没福气。”

燕子看他露出一脸的坏笑，又伸手要来解自己的衣服扣，就一口咬住他的胳膊，疼得他“哎哟”一声惨叫，抽出了胳膊。

六

燕子的头一甩，露出了挂在脖子上的玉佩。王天德突然愣了一下，问：“你这块玉佩是从哪弄来的？”

燕子急忙喊：“别碰我的玉佩，快把它还给我！”

王天德打量她半晌才说：“你告诉我这块玉佩是咋来的，我保证不把你交给日本人。”

燕子看到事情出现转机，问他：“你认识这块玉佩？”王天德把玉佩举到燕子眼前说：“实话告诉你，这是我们家的祖传玉佩，叫龙凤呈祥，快说，怎么会在你手里？”

燕子见他不像是在撒谎，不慌不忙地探摸他的底细：“你得先告诉我，你家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王天德急于知道玉佩的事情，脱口就说：“我家住在汤原镇向阳村，这跟玉佩有什么关系？”

燕子不动声色，一步步追问：“向阳村有个叫王天峰的人，跟你年纪差不多，你认不认识他？”

王天德问：“你打听他干什么？”燕子顺嘴又跟他瞎掰：“我是受人委托，帮着打听的。”

王天德说：“我就是王天峰。你到底是誰？打听我干什么？”

燕子猜他不会说假话，又害怕他真是王天峰，故意摇头挖苦他：“你可真能瞎掰，我找的是王天峰，不是你。刚才他们都管你叫王天德，这才眨眼的工夫，见到玉佩你就变成王天峰了？再说了，王天峰参加抗联打鬼子去了，也没去当特务啊！”

王天德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我离开老家，出来就把名字改成王天德了，你

不相信的话，只管去打听。”

燕子狠狠地瞪着他吱声，脑子却在飞快地旋转，王天德以为燕子拿他没办法，又瞪起眼睛问：“你赶紧说实话，谁让你打听我的？”

燕子相信他就是王天峰，难怪自己怎么都找不到他，原来他又改名又当特务，真是个无耻之徒。自己咋会跟他订了娃娃亲。

燕子一边在背后悄悄地解绳子扣，一边麻痹他：“我们村里有个叫孟燕的姑娘，知道我总是出门在外，就托我打听你的下落，没想到还真在这里遇见你了，这也太不容易了。”

王天德皱起眉头盯着燕子，在她脸上仔细地瞧来瞧去，看她倒是有点儿像孟燕，又不太像孟燕，满腹狐疑地问她：“那你家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燕子猜透了他的心思，告诉他：“我家住在汤原镇宝山村，我从小就跟孟燕一起长大。”

王天德又打量燕子半晌才问：“孟燕从小就这块玉佩，怎么会在你身上？”

燕子装出很吃惊的样子问他：“你怎么知道孟燕从小就有这块玉佩，是不是想诓我，打算侵吞我这块玉佩？”

王天德冷冷地嘲笑她：“我诓你？我值得因为这块玉佩诓你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跟孟燕订的是娃娃亲，是我妈把这块玉佩当作定亲的信物送给她，你又不是孟燕，这块玉佩怎么会在你身上？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就把你交给日本人。”

燕子本来还想劝他改邪归正，没想到他竟然铁着心当特务，冷笑一声说：“这是孟燕托我找人的信物。咱俩咋说也是老乡，你赶紧放了我，拿着玉佩回去找孟燕吧。”

王天德把玉佩揣进兜里。燕子确信他就是王天峰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想到自己冒着枪林弹雨出来找他，还一心一意盼着早点儿嫁给他，没想到他竟然是这么个货色。

燕子想这回非杀掉他不可，除掉自己的一块心病，也替抗联除掉这个特务。此时，燕子解开了绳扣，她猛地一个锁喉把王天德摔倒在地，又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。

燕子拔出他腰里的手枪，对着他的胸口扣动了扳机……

完

爱上阅读
带光而行

让萤火虫照亮读书之路

培育法治文化

创建法治营口